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欒城後集卷十六

宋　蘇轍　撰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

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逡廵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惟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

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覩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禄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懐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為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内縁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冐瀆聖聽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為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

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旣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

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從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縁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録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内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横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辯别曲直然鼎項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搆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虚妄君

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宜回
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
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
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
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
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
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
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

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横被攻擊立見顛隮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

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

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瀆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

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樸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誄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位無

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 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濶止百餘步

冬月河流斷絶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絶軟堰何由能立葢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畧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黄河常事本不為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横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闕

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説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巳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

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緷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緷壅過北流不為穩便卽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氷埽緷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卽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

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揺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

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為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畢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為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

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為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葢水官數年以來壅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

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叅

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
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誅譴
取進止

工房晝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
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
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没者

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黄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為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為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為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

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
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
錄黄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
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
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

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況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熈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

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
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
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悦者也臣竊觀
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
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
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
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塲雇募衙前免民間破
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

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寛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

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懐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寛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丈偃草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説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絶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

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葢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

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臣竊覩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喻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畧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丈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

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

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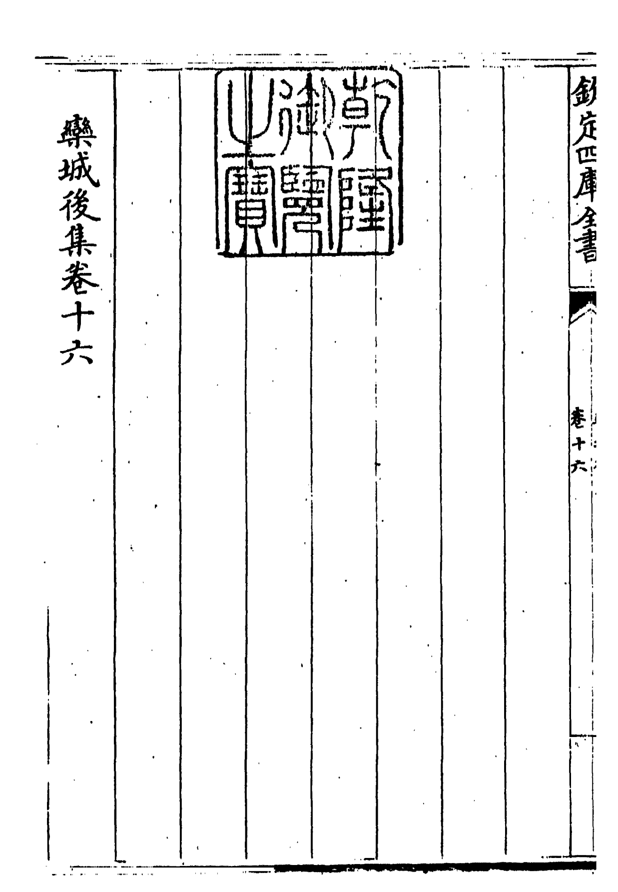
貼黄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

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為罪前後累致煩言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秪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

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遲懇戰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欒城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趙紹先

欒城後集卷十七

宋 蘇轍 撰

表記劄子狀共十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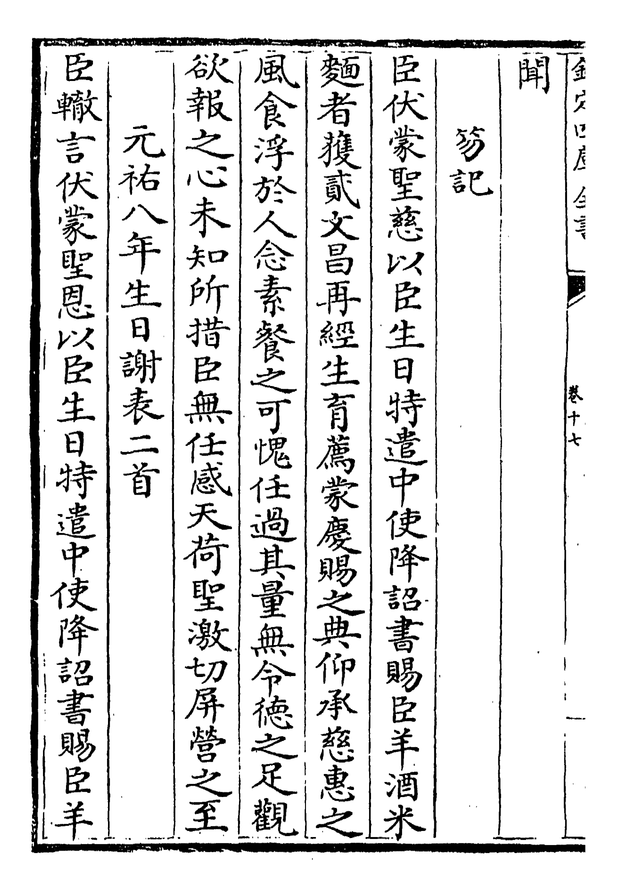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禄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貫親族增榮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甔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曽無求飽之心廹玷近班適縁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羣以爲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

酒米麵者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稟庖之賜曲被於渙恩祗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藜藿之莫辭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乏遠謀猥叨亟饋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餔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薦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忝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

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晩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縁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敎廪人而繼粟閔禍父之睍盛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恵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麯糵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凝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

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露為大尹度越前世益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況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劄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枉蒙寄任空閱歳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草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覩今日内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須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寘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遞貳元宰前後

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
論不允必致顛隮況臣久以愚拙誤蒙矜憫幸今命出
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
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
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
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

以虚名誤蒙收録旋歷近侍非有勞能咀嚼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强自勉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侍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盗未嘗狩獵食何取於鶉貆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

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
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内茍用人
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
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禄任歴三
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

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躐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㷀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頼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閣之崇惟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竄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

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踈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

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為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拔止文墨向者翺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叅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

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
冥命已發循牆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
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
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
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
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
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薦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為再饗明堂未暇圜丘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

意昭答況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冥頑巳責之恩大弛於纍縶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意自知難成間雜風謡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冐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

伯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者幸以空踈獲陪元祀敢祈恩霈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而咸録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

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恥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族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懵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聞者稽參古今並

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爍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狥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屬廉恥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鉏以蒔其長玉人之作器琢

磨而望其成屬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絶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脤膰之餘慶録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臣轍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虞敢緣均福之常妄兾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秪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寛刑薄歛使民罔艱虞副之以潔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

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晬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

羣工肅然而吳敖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

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粃前之譏首

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

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

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

丘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欒城後集卷十七

欒城後集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表狀疏共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臣轍言伏奉誥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寛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

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筲之陋跡拙日懋於君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於時妄作信自取於顛隮尚賴深仁黙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

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兾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之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薦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

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為言恩出獨斷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
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絶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兹
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
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疏
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
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
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明堂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青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悦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圜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寛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

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内又蒙恩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

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濵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寛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

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没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移岳州謝狀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

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
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復官宫觀謝表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
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
上清太平宫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訖者謫
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兹舊秩之還

仍領真祠之祕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

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氷炭難於

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

之路遂立為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

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

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

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

祚即聞德音内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偽薦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蟄户咸震臣得以遅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潁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郊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圜丘禮成肆赦

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赦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

天望聖踴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勲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寛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歴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禄然臣年迫

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懃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没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静默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墳寺表

臣轍言准潁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

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誣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没齒何覬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丘墟絶芻牧之虞松檟變燋枯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没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

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

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

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隮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

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閉門念

咎既久謝於交遊没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

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

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

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太后上僊慰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潁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

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為
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
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痛殞
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閒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
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臣轍
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内治有光坤元至

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追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棄
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
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
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
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
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之制

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蚕棄宮闈未遑禕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於

人間贊罷隶修檖陳禕狄敢薦竺文之祕少資天福之
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
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望
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伏
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
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

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過密滋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福遺黎於

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算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為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壠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於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於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為艮坎之德行止相尋山下出泉在易為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兹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瀵發草木滋潤居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欒城後集卷十八

欒城後集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青詞十一首

京師

臣久以空踈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蔑私以狥公捐身以濟物而知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

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

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蒙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

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寄跡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薦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怨察其中之無他赦宥往愆刋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茍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

豈免過咎況復近歲頻聞國事福禄盈滿功行蔑聞致此顛隮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濵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絶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薦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

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爇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為家再謫高安累年於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攜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暖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麋窘逼常興嘆於異鄉日屆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

恩光照此陷穽顧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悁悁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

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
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
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
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槖空
虛脾腑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
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
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

充滿二顧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冤親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闕皁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過

臨江近瞻閶阜遥望王祠誠心惕然徼福聖境願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冐實為過分然其忠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儻茲心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

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錫之安穏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覬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禄顧睠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心濳泊已久雖勉求虛静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塞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

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兹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外人至此法當少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他求惟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

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頼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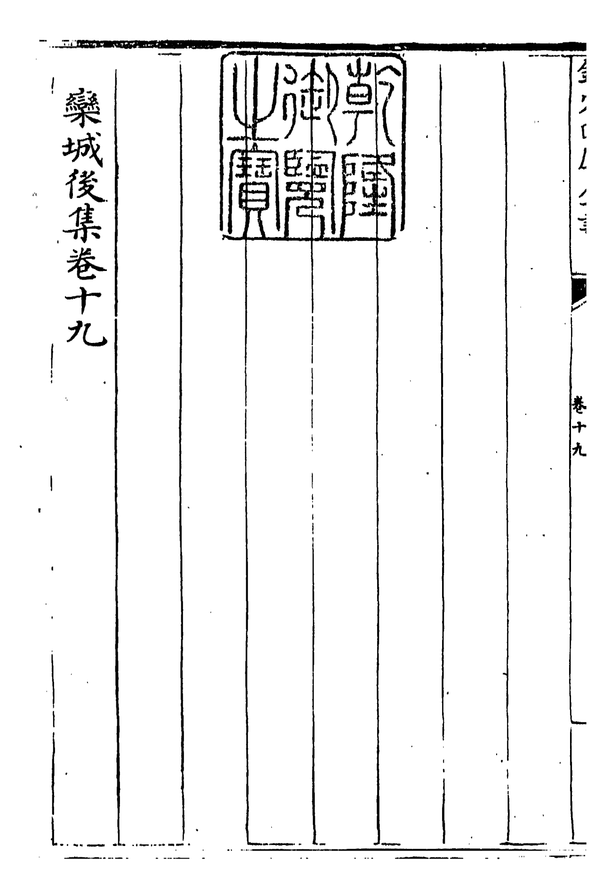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纒覆山上究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寘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數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於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

疏仲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饗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於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兹土自春徂夏旱飢為苦蝝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户清

漪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齋宿
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祁甘
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鬳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
再宿告晴高下咸浦朝陽既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
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
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欒城後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趙紹先

欒城後集卷二十

宋 蘇轍 撰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宫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

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兒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於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於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志於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歷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

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
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
則鄭産樂則吴扎公之從巳色温言厲卒然相逢忽若
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
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
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於外人之知公兹
亦其槩公性静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
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為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

生寂然委蛻不怛於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潞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横

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巑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為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覷利誘於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荼徐為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窀穸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婿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於宋送我於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還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諸孤賦詩栢舟之死不渝惸惸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

饗

再祭張宫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悦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耿視世間若無足為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葢未甞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葢堅如斷金

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踈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實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騃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收畀蓁棘竄逐邾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慼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蔬率從其先性固有

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嬪而往謂我在兹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八新婦黄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故八新婦黄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于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

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絶所至言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悪晝熱如湯夜寒如氷行道殭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隷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殞於瘴追惟平昔慈祥寛厚孰云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賓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稚興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

權晉其間毋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兾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於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

忠良先除巽巳轍與兄軾同時還南𨕖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頼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於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目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遐逖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乙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朞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内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僣

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頃
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景涉
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
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
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
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
没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
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

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於行陟罔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申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没於毘陵諸孤護喪行於淮汴望之拊膺自㛹之亡旅殯西圻九年於今兄没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

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輀是升道出潁川家寓於兹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塋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於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

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廹寒飢出仕於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於黄我斥於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簮紳俛仰幾何寵禄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

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践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郟鄏山曰峩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於其阡頴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黄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致祭於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於心顔瘴病彌月藥石不效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汝往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柩俱還嗟哉吾兄没於毘陵返葬郟山兆域寛深舉棺從之土厚且堅種

栢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頴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弗寤弗興一子

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中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顔内撫族黨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為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

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於方春君登丙科又敏於政惠於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惸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頴川君令陵臺十日税駕爲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苦奚爲隙駒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没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嘆嗚呼尚饗

遣适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於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檟即懷歸志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兆域有志不獲涕泗無聽兄軾已没遺言葬汝轍與婦史夙約歸祔常指庚穴以教諸子苟未

即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餘願尊靈不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於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官陳庠時始合并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曄然有聲一飛絶羣不入州縣數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還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

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於此我廢於時君任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柰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丹旐翩然宛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稽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瑯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東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問疾於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閈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

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三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法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於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樂市解鞍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

臂頂閱歳四十性直且剛纎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
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疵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
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葢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
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於鄉泉石
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
榮萬里來訃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夘塔既成
臨絶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
一妄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

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遥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於故逍遥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為故人師自吾蜀為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逍遥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留

此心超然去住不疑䈏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欒城後集卷二十

欒城後集卷二十一

宋 蘇轍 撰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記

予先君宫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

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為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跡徧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横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

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兎弊漏塗栈缺弛幾侵於風雨葢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

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蕪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蕪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

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
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
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
祐中郡守王君為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
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敝已甚詩石
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
石於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
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

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没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㢀於肄舍馬廄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為榮觀葢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子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熈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

走以不及為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禄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葢亦無以為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歷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

於吏道葢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閒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

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葢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九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禄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葢嘗恐懼兹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既壯有二婿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爲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

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益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遣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没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礙慶歷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

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幷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没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裒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初裔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

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

將集而并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録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

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

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

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

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

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

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筭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

如松栢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竢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
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
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
山僧惠實説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識復受詔
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
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於朝得間歲度
僧又為實立碑於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
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説因縁不

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

既久如淨玻璃内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

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

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歴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冐大暑水陸行

數千里至羅浮水盎小舟盎庳暍然有癉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葢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

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没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

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甞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

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為名儒

仕為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官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為中書舍人子駿為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禄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

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頔李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顧録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於此撫念存没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欒城後集卷二十一